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竹溪廬齋十一集續集卷二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_臣李傅熊

主事_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_臣胡子襄

謄錄監生_臣翟灝

欽定四庫全書

竹溪膚齋十一藁續集卷二十七

宋 林希逸 撰

學記

太玄精語

將準
齋

次二將無疵元晬測曰將無疵易為後也

元善也晬美也將求無過則其德必善美矣謹之於

初則後易為矣

次三鑪鈞否利用止測曰鑪鈞否化內傷也

治人為鑪陶人為鈞鑪鈞既不可用則宜止矣強以
化物徒自傷損也化猶考工記飭化八材之化也即
工欲善事必利其器之意

次四將飛得羽以登於天測曰將飛得羽其輔強也
欲飛得羽言有助也

次七趺船跋車其害不遐測曰趺船跋車不遠害也

趺古穴切跋蒲撥切趺踏跌之也跋難行貌車船所以行濟也今自棄之害必至矣此不求助者之喻跋韻書不由蹊隧而行曰跋

上九紅蠶緣於枯桑其繭不黃測曰緣於枯桑蠶功貶也

蠶之初生有毛既老故曰紅枯桑無所食也不黃不中用也此不能自養者之喻紅者以老無毛而但紅也

難準

乃旦切

次四卯破石陂測曰卯破之陂小人難也

陂徒玩切以卯破石則其陂壞不生也必矣陂卯不
孚曰陂楊子曰雌之不才其卯陂矣

次七拔石矻矻力沒以引測曰拔石矻矻乘時也

矻之人切矻矻難致之意石雖難拔我能沒盡其力
以引致之亦可拔也此勉力濟難者之喻

上九角解豸終以直其有施測曰角解豸終以直之也

獬豸本作𧢲𧢲獬豸之直始終如一則可以有施矣
戒中變也

勤準
塞

次三羈角之吾其泣呱呱未得經扶持測曰羈角之吾不
得命也

男角女羈孩子之飾吾者吾吾然無歸也經抱扶持
也不得命者不得活也此孤弱而無歸者之喻

次七勞牽不其鼻於尾弊測曰勞牽之弊其道逆也

牽牛徒勞不以鼻而以尾自弊也此操持失理者之

喻

養

順準

初一藏心於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於淵神不外也

淵深靜也藏心於深靜以自養其性則美矣靈根性也

次二墨養邪元函匪貞測曰墨養邪中心敗也

墨與默同元始也函心中含養之地也隱默之中養

其邪思則用心之始已匪正矣

次四燕食扁扁其志僂僂利用征賈測曰燕食扁扁志在賴也

扁扁即翩翩也音篇僂僂求利貌賴利也小人求利如燕之飛欲但攫食而已此賈者之事

次六次次一日三餽祗牛之兆肥不利測曰次次之餽肥無身也

次與趙同音咨不安之貌祗神祗也祭祀之牛卜既

得兆一日而三餉之肥則烹矣此以利自禍者之喻

跖贊一

凍登赤天晏入玄泉測曰凍登赤天陰作首也

晏至熱也陽氣深入而陰得時此小人道長之喻

羸贊二

一虛一羸跖跖所生測曰虛羸跖跖禪無已也

跖奇數也數之有盈有虛皆自奇而生所以相禪代而無窮也夫惟不齊乃能生變化也

玄衝

衝序也準易序卦

閑孤而竈隣

差過也而常穀

穀善也差過也人能
知過則常歸於善矣

侯也出翁也序

格好也是而疑惡也非

格去羣陰則所好者是也
疑而未定則所惡或非也

玄錯

錯雜也準易雜卦

進欲迂止欲驚

從也牽守也固

玄攤。音離張也。攤瑩挽圖準繫辭。

故玄聘取天下之合而連之者也。

陰陽善惡是非類皆合也

夫玄晦其位而冥其畛深其阜而眇其根

阜高也根深也言玄之理隱奧也

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人之所醜而有餘者惡也○

此二句有味誰不知好善而得善
常少誰不知惡醜而有之者常多

夫宇宙然示人神矣夫地侘然示人明矣天地奠位神

明通氣有一有二有三位各殊輩回行九區終始運屬

上下無隅

殊輩異類也回行運行也佗負荷也湯何切

信道致詘詘道致信

存存而亡亡微微而章章始始而終終

玄瑩。明微也

天地開闢宇宙拓坦

開拓坦夷

天元咫尺步

有躔度也

日月紀數

紀數

有歷紀數度也

周運歷統羣倫品庶或合或離或羸或蹏故曰

假哉天地啗函啟化罔窅於玄終始幽明表贊神靈大

陽乘陰萬物該兼周流九虛而禍福經羅

經羅隨所遭也

啗徒濫切啗函即含容之意

鑽精倚神筌知休咎

鑽求也求其精倚其神言著龜也筌知推索而知之也

一一所以摹始而測也三三所以盡終而極崇也二二所以參事而要中也

自一始一曰一自一為二而二之曰二二自二而三

至於九曰三三

陰陽所以抽噴也從橫所以瑩理也明晦所以昭事也
噴情也抽理也瑩事也昭君子之道也

噴與贖同抽深也

夫福樂終而禍憂始天地所貴曰福鬼神所祐曰福人
道所喜曰福其所賤惡皆曰貶故惡福甚者其貶亢畫
人之禍少夜人之禍多晝夜散者其禍福雜

畫明者也夜昧者也

玄數

昆侖天地而產蓍參珍

參考也
珍貴也

晬精以揲數

揲音索
義同

散

幽於王重而立家旁擬兩儀則覩事逢遭並合揲

音格繁

其名而極命焉精則經疑之事其質乎令曰假大玄假
大玄孚貞爰質所疑於神於靈休則逢陽星時數辭從
咎則逢陰星時數辭達凡筮有道不精不筮不疑不筮
不軌不筮不以其占若不筮神靈之曜曾越卓

不以誠占與不筮同神靈雖明曜曾是不誠而可以

見越卓乎越卓高遠也

玄挽妍啟切

秉圭戴璧臚湊羣辟

秉圭戴璧有爵者所執也臚傳而輻湊以奉其君羣辟者天子諸侯皆有臣也

噴以牙者童其角擗以翼者兩其足無角無翼材以道德挽擬之九日平分

有牙可噴則其角童有翼可揮則其足二無角無翼

則有性

天地作函日月固明五行該醜五嶽宗山四瀆長川五經括矩
作函上下相函也固明永久之明也該醜該徧其醜
類也宗山為山之宗也長川為川之長也五常之理
括盡其矩法也

玄圖

日月眡營陰陽沈交四時潛處五行伏行

眡營所居之躔度也沈伏也交相代也潛處密運也

伏行有遲留伏逆也

七宿軫轉

軫轉輪轉也

駟幽歷微六甲內駟九九實有律呂

孔幽歷數匿紀圖象玄形贊載成功

七宿四方各七宿也軫運也二十八宿運轉於上循
歷幽微之間六十甲子寓焉九九之數有焉九九者
黃鐘而下有此數也九九則為律呂六甲為歷數孔
幽者甚妙也匿隱也歷紀隱然在中也玄形渾儀也
贊載稱述也

始哉中羨從百卉權輿乃訊感天

訊與迅同速也

雷推厥寧雷

也推出也厥字書無疑作厥寧徒感切

輿合作與

物旁震

音震珍響

寅贊桑微拔

根於元東動青龍光離於淵

東陽生離淵出也

摧吐萬物

摧古惟通

上合作吐

天地興新

興合作與

中哉更睟廓象天重明雷風炫煥

渾明也

與物時行陰首

西北

酋就也

陽尚東南內雖有應外觝

觸也

亢貞龍幹於天

長類無疆南征不利遇崩光

喪明也

終哉減沈成天根還向

陰陽之本元氣也

成氣收精閱入庶物

物皆聞見而入欽

咸首難鳴

氣感之初物皆不鳴咸感首初也難古艱字

深合黃純地

地道

廣含羣生泰柄

斗也

雲行時監地營

隨時監視隨方營度斗運有時有方也斗斜指而可論四時斗高運而可吞四方

哀謨高吸乃馴神靈

循天之神道也

旁該終

該徧曰時也

天地人功

咸首貞

就正也

玄攤瑩挽圖告皆擬易繫辭也始中終九卦於玄圖言之擬易繫履謙井等九卦也始哉中羨從一首生

九首中至狩九首羨至猷九首從至事九首以歷言
之則自冬至至穀雨是其時也中哉更辟廓亦一首
生九首更至疆九首晬至大九首廓至昆九首以歷
言之則是清明至立秋是其時也終哉減沈成亦一
首生九首減至視九首沈至堅九首成至養九首以
歷言之則是處暑至大雪是其時也以二十四氣分
而為三以八十一首亦分而三子始哉二十七首中
哉二十七首終哉二十七首以其時叅其詞則始之

拔根於元東動青龍中之陰首西北陽尚東南終之
天根還向成氣收精其義易通矣辭雖與謚得其義
則迎刃可解坡仙所謂淺近者是也

天甸其道

甸治也井甸之意有倫序也

地杞其緒

杞音侈有條理也

陰陽雜

廁有男有女天道成規地道成矩

地天方圓

生陽莫如子生

陰莫如午西北則子美盡矣東南則午美極矣子陽也

午陰也西北乾十月也陽方盡而後生東南巽四月陰

方盡而後生

五以下作息

也生

五以上作消數多者見貴而實索數少

者見賤而實饒息與消亂貴與賤交

此論九贊之中五以下四三二一也五以上六七八

九也

晝夜相承

承與承同

夫婦繫也終始相生父子繼也日月合

離君臣義

也月助日也

臣也合離行度也孟季有序長幼際也兩

間相闔朋友會也一晝一夜然後作一日一陰一陽然

後生萬物晝數多夜數少象月而闕日溢君行光而臣

行滅君子道全小人道缺

月有小闕也與虧同日有餘溢也滅暗也君陽臣陰也

玄有一規一矩一繩一準以從橫天地之道馴陰陽之數

玄告

準說卦

天穹隆而周乎下地旁薄而向乎上人苾苾

音混

而處乎

中天渾而擇故其運不已

擇與揮同

地隕而靜故其生不遲

人馴乎天地故其施行不窮天地相對日月相劇

劇居御切

傷也日月相食也

山川相流輕重相浮

浮過也

陰陽相續尊卑不

相黷是故地坎

陷也

而天嚴

穹尊也

月遯而日湛

沉遲也

五行

迭王四時不俱壯

有時也

日以昱乎晝月以昱乎夜

昱由鞠切

日明也

昴則登於冬

日短星昴

火則登於夏南北定位東西通

氣萬物錯雜

麗也

乎其中玄一德而作五生一刑而作五

尅

生者為德尅者為刑即五行也

五生不相殄五尅不相逆

以尅為用

不相

殄乃能相繼也不相逆乃能相治相繼則父子之道也

相治則君臣之實也

玄日斗書而月不書常滿以御虛也

日滿月虛即可知月也歲寧

悉

也

而年病

也

十九年七閏天之償也

建欠也

陽動叱陰

靜翕

吐出也翕入也

陽道常饒

也

陰道常乏

也

陰陽之道也天

強健而僞踈

高之貌僞渠消切

又與矯通踈音據

一晝一夜自復而有餘

聖人察乎朞胸側匿之變

晦見於西謂之朞朔見於東謂之胸側匿失正行也

四者皆日月之變

而律乎日月雌雄之序

干為雄
支為雌

經之於無已也故玄鴻

綸天元屢而拊之於將來者乎

屢發明不一也拊巨淹切拊摘而發明之

故玄之辭也沉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曲而端

正當也

散

而聚美也不盡於味

其味之美無盡也

大也不盡其彙

其類之大亦無

窮也

自玄衝而下以其文奇摘而錄之造語用字可以為法潛虛方之大有逕庭矣

潛虛

太元起九數潛虛起五數自是天地間不可泯者先師
嘗云易則正穴此支龍也辭之有古今又不可不精別
之潛虛非無佳語但只是後世文字太元則猶有古意
况潛虛設論大抵皆前人書文中已有者張炳文以為
果溫公所作此亦不必深辨只以文論不必問何人前
後本有缺有全續添者為偽文公言之盡矣初本已有
膚淺無深味者况續增者乎今以其語之工者與退之
所謂正而未至者摘而錄之未知世之具眼者以為何

如也

元

元始也夜半日之始也朔月之始也冬至歲之始也好
學智之始也

此數語佳

慎於舉趾差則千里機正其矢

謹矢意也荀子尚書已有此意

衰

哀聚也氣聚而物宗族聚而家聖賢聚而國

此數語比彖其詞甚佳

三百毒之聚勝者為主惟物之蠱

勝者毒之甚者也衆毒之中必推其甚者以為主喻

小人之黨其主者必桀黠其為世害必矣蠱敗也

五兔絲之勢附草絕根

勢多也附之草豈能生喻所附匪人必不久也

六人倮而繁獸猛而殫

保無爪牙也獸雖猛而必盡人有道則愈蕃

桑

四蜚石之落抗之以幕

强弩不穿魯縞即是此意喻桑可制剛也

六蒲梁柳輶傾橈脫輻

梁敗則橈傾輶敗則輻脫以弱力勝重任無不敗者

剛

三目瞋耳塞拔木觸石一跌而踣螻蟻之食

言恃力者必敗下八字勝上八字太露太剛則折即此意

雍。和也

六鹽梅不適羹棄不食

相與以和則事可濟調羹而鹹酸不適人誰食之

昧

昧晦也日之晦晝夜以成月之晦弦望以生君子之晦

與時偕行

此三句比象也頗有味

初取足於已不知外美

被褐懷玉即是此意其詞雖佳以此易文則露

四冥行失足或導之燭

暗弱之人能得所輔則可自安

五無相之瞽闔戶而處

不明而無助能退而自守則可免禍

上偶人守金衆益攸侵

愚暗而處高位必為人所奪也

昭○明也

三察窮秋毫物駭而逃

太察無徒即是此意其不古者皆此類

立循牆不蹶秉燭而跌

知畏者可自保恃明者必罹害

容○貌也

上膠木之垂甘匏之纍

用樛木詩意其淺露者類此

言

二人不我知饋金而疑

此乃未信而諫人必見疑之意

慮。思也

三澄原正本執天之鍵

下一句佳然執神之機乃韓語也澄原正本四字弱

甚

五萬慮之神出天入塵

模倣子雲玄中之語不謂之蹈襲不可

聆○問

二苦言刺耳惟身之利

言苦口者利於行亦前人語

覲○見也

初粉澤之暉覆穿埋機昧者不知明者識微

暉華也外雖粉澤中藏機穿明者則知之發得太露

不似交辭

憐○怒也

初匪怒之道必理之求拔刃難收

道勁也言怒之來必以理察既發則不可悔矣下四字佳

二自怒自解人之不畏

八字尤弱意亦淺露

三快心一朝忘其宗祧失不可招鯢鮓之浮鳥鳶之求

招悔也一朝之忿忘其身即此意下八字設喻却佳
六忍之少時福祿無期

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即此意也語亦太露

四稀腹饕餮為人益膏

小人貪得終不自亨此八字甚佳

湛○樂也

三醉飽之昏歌舞之紛突火將焚盜倚其門

以貴為樂不能為曲突徙薪之慮禍將至矣

四酒食衍衍威儀反反繩墨不遠

用抑詩意下四字却佳

六家有韶護外忘其慕

金朱樂也外顏氏樂也內即此意也

甫。進也

四兔跳而踴鳥蜚而伏弧張肘縮

兔先踴而後跳鳥先伏而後飛欲張弧者必縮其肘

能退而能進也三句俱佳

六駑馬之疲驥馬之追敵羽強蜚墜於藩籬

不量力以求進必至自敝下八字差弱

上日沒而征力憊而登遇淖逢兵

不知時而貪進必遇禍也淖用左傳晉事

卻。退也

初一葉於蜚木陰未稀我心傷悲

一片花飛減却春即此意也

一納履而顧心留迹去

納履將行也顧者欲留也偽為退而心實戀戀此二句佳

三唾面不辱叱嗟不縮或擠諸谷

忍辱無恥不知自退受禍必矣

四雲蜚於江舟藏於浦雷出於山車稅於宇

見雲藏舟聞雷止車知幾知退也

六膳珍不御致鼎而去勿須其飫

飫飽也致食而去不求自飽此不戀榮華自知早退

者之喻

上龍登於雲垂尾之卷下人式瞻

龍在雲中而卷其尾相去也則人望而羨之人能知

退則世皆貴之矣

庸。常也

六井汚而久蟲羃其口

井久不潔則飛蟲覆其上如羃然也

蠢。動也

五鑿凍樹稼勞而無得

凍地豈宜種徒勞動而無功即耕石田之意

六樹穀於雨拔草於暑

言及時也此八字佳然亦易得

訕○仁也

二養虺縱蝗匪仁之方

蝗虺當去而養之縱之不知仁者也

忱○信也

四父子乖離吐心而疑禍不在羣

父子至親纔有離間雖吐心亦疑之况他人乎上八字佳下四字可去

六小信之必大誼之失君子不由

信不近義非信也尾生之信則失誼矣

憂○禮也

四掣牛之狂服畝遵塲

牛雖狂苟能掣之可使服田此以禮制心之喻

六斐如煌如紀如綱如四海王如

下五如字模倣易之突如焚如也然亦不甚佳

暱。親也

三竹枯不拔蛭死不蹶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曹子建已用之言人必親親也
四曰條亡枿存或斧之根

詩云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此云條已亡其枿僅存
又斧其根意却稍異然亦蹈襲為之

六割臂斲足易之金玉其肌不屬

此為棄親即他人之喻莊子隋珠彈雀臂重於天下亦此意

續○子也

三蠶子滿腹不如螺贏之不育

有子不才不如無也

考○父也

五囊金篋玉不畀之燭盜守其屋

徒遺以富貴而不教之他人有覬覦之意矣

徒。衆也

初出門擇術跬步之失之晉而粵

千里失於跬步即是此意有衆而不能必失之矣

醜。友也

四總角繆綢膠而漆投半涂分汙注矢操矛

為交不終耳餘是也

上一首三尾先完後毀惟初之罪

始交而終睽擇之不早也此三句佳

隸○臣也

地不天不能以生月不日不能以光臣不君不能以君
此比彖辭言人必有所主也

三一身三首蜂蟻所醜

忠臣不事二主劉牢之犯此戒矣八字極工

四登丘而俛置鄴而遠百祿簡簡

登丘而俛居高能自卑也置鄴而遠雖相親而不睽

以合也

六顏戴其勞口揚其高挾恩以驕或傳之刀

顏戴其勞有矜色也口揚其高自誇功也或傳之刀
必見殺也挾恩以驕四字太露可省而不省

林。君也

三人無主不能共處

盜賊之人亦必有為首者此八字甚佳

裡。祀也

五繭栗之角瓦登匏爵上帝是亨

禮雖薄能盡其忱帝亦歆之

準。法也

初董茶之萌雉則不榮燎火熒熒沃不盡瓶

惡之初生除之必早能薙能沃則惡草必去燎火必滅矣此小懲大戒之意不盡瓶者不用多也

二瞽夫執銍蘭艾同荆上罔下畢獸駭而突

不善用法則善惡無別矣上罔下畢法太密也此四

句佳

聲○名也

三蔽葉之蜩其鳴嘵嘵蜚鳥之招

虛名自矜必自禍也三句佳

興○起也

三澣垢縫裂搢歆補缺

此興滯補弊之意二句佳然亦易得

五熒出於灰可以焚萊

小能致大不可忽也

六困虺而憩望遠而唏

虺倦也音劇
唏訝几切

力小任重欲罷不能嗟何及矣

泯○滅也

初蜩鳴於林裊衣絮衾

大寒索裘與此異矣

隆○盛也

五暑至陰生寒極陽萌君子畏盈小人怙成

此四句俱露弱亦甚矣

六盛不忘衰安不忘危一日萬幾

此三句尤弱且皆前書語子雲不爾也諸變如此者頗多可以類推

餘○終也

餘終也天過其度日之餘也朔不滿氣月之餘也日不復次歲之餘也功德垂後聖賢之餘也故天地無餘則不能變化矣聖賢無餘則光澤不遠矣

此數句有味

齋○中也

衆星拱極萬矢湊的必不可易

上八字佳下四字弱元餘齋無變只有此數語

六十四卦或因象而名或因義而名六爻六位各有意義故千變萬化而不窮太玄九贊與方州部家初無干涉其間猶有因歷而以時言者潛虛體性本於立行之生成每行七變初上者始終也於占不用二三四五六

則以生尅王相別之然每行之名不過一字以一字取義故其意淺而易窮其辭又多竊取前人譬喻之語有工有拙非惟不及易亦不及太玄矣然五自是一數亦有可觀後今世而有子雲別為之辭使稍有古意庶幾可行於時亦不待借溫公之名以求信於人也

五十五行除元餘齊無變之外五十二行每行七變共三百六十四變有七變皆有詞者有七變皆無辭者有一行一變者二變者三四變者總而計之共一百七十

六今所摘錄者六十七而已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二十八

宋 林希逸 撰

學記

江淮河濟此六書所謂諧聲造字者也廣雅曰江貢也春秋說題辭曰河之為言荷也淮者均其勢也濟齊也齊渡也如此分說意義豈非自為膠擾乎且水之名多矣如涇渭伊洛其類非一若欲字字求義謂之不牽強

吾不信也

漢地理志東萊有地名曰計斤師古曰即左傳所謂介根也語音有輕重故成二名設非地名或者欲為訓詁則從其輕者乎從其重者乎地名既隨聲輕重而字亦異同其他名字安知不隨聲而有異同者注解欲強通之可乎

韓文公張中丞傳後序末後述張司業之言結以三字曰張籍云此用禮記老聃云之法然前既有張籍曰三

字而此又曰張籍云不知者必以為衍語知此則所謂古文須省字者決不然矣

溪西先生曰梵書有四疊華書無四疊今鹿字部中有若麤者有若麤者三鹿而一土非四疊乎溪西字學最精恨不得摳衣而請之姑記此以俟精學者

韓文顏子不貳過論曰故惟聖人無過故所謂過者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三故字中間一故字勢不順必誤也瓜華之祭前人多用之佛塔廟僧家不知所本乃以瓜

字為誤曰合作瓜謂以瓜畫某物而為供此繆說也瓜即今之瓜華果臚也即是蔬祭爾二字出於郊特牲乃蜡祭所用之物

太史公伯夷傳者尾轉換筆力最高文字最妙自夫學者載籍而下且辨許由之事及卞隨務光而曰孔子序列吳太伯伯夷又引夫子伯夷叔齊之言而後及作傳之意既傳其始末及其所作之歌乃曰然邪非邪此應前面怨是用希之語也或曰天道無親發論而起又以

顏子盜跖併言之至天道是耶非耶乃結天道無親之語也道不同不相為謀至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則是斷世情之輕重以足前論又引疾沒世而名不稱一句蓋言身前得喪為輕身後毀譽為重也再舉賈生之言正在烈士殉名一句貪夫等語牽聯而及亦以見世俗好惡輕重不同如此此下同明同類從龍從虎聖人萬物五句又是援古書之言謂惟賢則知賢有孔子則知夷齊顏子亦得孔子而後有後世之名此又併結前段

顏子之語也岩穴而下方是嘆惜今世無人雖有賢者誰能知之其傷已之意則默寓其間矣間巷立名必附青雲之士言今人欲立名於後非得高世者記之不可此則子長自謂著書立言可以傳後恐世無夫子未必能傳也索隱於聖人作萬物覩處即以為自言著書之意則文脉扞格失其本旨亦無以見其筆勢之妙

文字最要看轉換處此篇自夫學者至其傳曰上一轉也至然耶非耶一轉也自或曰至天道是耶非耶一轉

也自子曰道不同至其輕若此哉一轉也此數行分別重輕正是歸結在名上却未及名字却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又賈子烈士徇名之語足之而彼重此輕之意則隱然在貪夫誇者等語之內此一轉也欲言名字之傳須有知我者却舉相照相求以下數句而後指夷齊顏子得夫子之實此一轉也其曰岩穴無附而名不聞閭巷必有附而顯此只正反兩語却如此曲折言之最是天道是非而下三四轉皆藏鋒不露顏此為子長

絕高處歐陽公喜讀此傳其亦有取於此耶

韓退之祖席詩二首送王津自虢州司馬徙袁州刺史也詩後有手札語云兩詩好處好就中何處佳何處惡不知此手札問之誰也

韓詩多作生語硬韻豈當時之士既以應科選爛熟軟靡千人一律故特為此以別之乎

有人欲和靖為伊川作行狀和靖曰自不須得又欲為伊川請謚和靖亦曰不必如此又有曰伊川文集講解

近皆刊行亦可喜和靖曰正不要得如此和靖此見極高豈亦預憂慶元道學偽學之所由起乎

和靖曰事當為者豈可不為廢事便是廢人道乃引莊子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和靖之語自正莊子意又別楊子安學禪問伊川易從何處起伊川以扇柄畫地下曰從這裏起子安無語後來語和靖曰悔當時不問此畫從甚處起和靖以告伊川伊川曰待他問時與箇默然此伊川就子安禪學而戲之也楊公如此伎倆如

何伊川面前出手得和靖却看未破

王侔期字子真不見富韓而公丐茶炷香以待伊川且曰正叔欲來信息甚大嵩山董五經亦謂伊川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祁寬以為至誠前知和靖但守伊川之語曰靜則自明又舉伊川之語曰釋氏庵內坐見庵外事亦是此類此語當矣但伊川見董五經則以為隱者王侔期學仙至洛居於劉壽臣家園亭中未嘗來謁伊川伊川何為先往見之伊川豈輕下人者惜當時祁居

之不以此質之和靖也

尹語錄

和靖語錄所載伊川遠行嘗憩古寺聞鼠啣於佛腹中起而視之於佛腹竅中得文字一小卷取而讀之乃丹方也過目悉了其意遂錄本却以元紙納竅中後因郊居如其法鍛之本法火養四十九日乃成鍛近三十日遇夜四遠皆以遺火為問云如見火發如此數四恐驚衆遂取出試以粟粒許置銀盃中凡丹到處皆成黃金崇寧間此盃尚在其金如線圓轉數匝皆丹著處也和

靖嘗以問伊川伊川曰此外丹也若人內丹成服之可
長年點化五金不足道也和靖曰何不服伊川曰這般
肚皮裏便著得此物晚年許傳一道士而伊川卒又曰
伊川嘗云此丹可奪五百年造化以其近怪不以告人
然則伊川之所以不服者亦以無內丹而不可服也然
劉向得之淮南枕中而煉不成伊川一煉即成乃以點
化五金為餘事豈其所得之方有至與未至歟抑此法
只許自煉而不許言之於人也惜和靖當時不問至此

和靖曰介甫未嘗廢春秋廢春秋以為斷爛朝報皆後來無忌憚者託介甫之言也和靖又謂韓玉汝之子宗文字求仁嘗上王介甫書請六經之旨介甫皆答之獨於春秋曰此經比它經尤難蓋三傳皆不足信也故有介甫大段識好惡之語且曰介甫亦有易解其辭甚簡疑處即缺文後來有印行者名曰易傳非介甫之書和靖去介甫未遠其言如此甚公今人皆以斷爛朝報之語為荆公之罪亦冤甚矣然亦荆公有以招之所以君

子惡居下流孟子之論桀與和靖之論荆公正同此意
和靖嘗以易傳之序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為太洩露天
機請問於伊川伊川曰如此分明說破人猶不解愚因
此語深知和靖質實之意使和靖而在今日見字義語
錄編類諸書又不知如何其歎息也雖然天機正亦何
曾漏洩得

東臯馮聖先嘗學於伊川其子名忠恕嘗問於和靖曰
其父晚年不信陰陽拘忌之說更不擇日亦無避忌恐

是伊川家風和靖曰不須立異人之所畏不得不畏從俗何害看此等語便見和靖質實不自異處

語錄上卷

和靖曰歐公文章一時宗師只為不見道故有憾於晁文元又曰作小詞語不擇為人所慕賦題通變使民不倦為人所譏此皆程門之論又曰伊川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此語甚有益於後學亦有論伊川於呂滎陽者呂曰何不談他好處意與此同

和靖曰孟子論仲子曰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此極本之言若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只是啓詐偽之端和靖此語極有關係今人正有此弊

語類
下卷

和靖每早晨拜經書二拜曰道之所在也今庸惡人見釋氏書則知敬儒者却以枕或置之坐側或袒跣以讀皆不知畏此即侮聖人之言者也此語極佳

鄒陽下獄以書免江文通亦然寇榮延熹之書其情尤可憐其辭亦甚工竟以此不得免豈非遇不遇乎况榮

為寇恂曾孫亦在八議之科桓帝獨不動念何耶榮貴
盛於人少與兄子又尚公主始又為帝親戶門太盛為
人所忌害之者非一榮死而寇氏遂衰非鄒江寒士之
比其所以死者或在此耶然此以天理論桓帝之不明
亦可嘆也已

蠱卦正義釋注令治後來誅曰誅者謂兼通責讓之罪
非專為誅殺也誅亦訓求如左傳誅屢於寺人費是也
此則為責義

說苑莊辛謂襄成君曰昔越人之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與楊子春木之芑禮記狸首之斑然皆興詩也

說苑見魏文帝善哉行注

車在魚韻又在麻韻增韻云韋昭曰古無居音自漢以來始有居音然何彼穠矣以華韻車為協韻又曰華古讀為敷正與居為韻後皆倣此則是古有居音而韋昭之說乃爾何耶況睽卦先張之弧後說之弧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此非居韻乎

艾軒道桐廬有詩示成季云此是灘頭處士家我從何
日離天涯木綿高長雲成絮瞿麥平鋪雪作花其曰此
者言我自廣東被召而來今忽到桐廬矣木綿則離廣
時所見瞿麥則今所見也蓋有感嘆行李跋涉之意初
與處士無預其曰處士家但謂桐廬縣也

丁卯正月一日始郊詔書頭聯曰虞典之類于帝率惟
正月上日之初周郊之單厥心祇若昊天成命之始或
疑有帝字又有天字余因擬曰易言履位上天下澤以

定民書美重華正月上日而肆類庶見天地俱全又稍

渾成

茶山有新如月出初三夜清似茶烹第一泉之句實本
於山谷清於夷則初秋律美似芙蓉八月花茶山語又
好此山谷謝張仲謀示新詩篇在編年集第四卷

柳河東之言有害於理者吏商一則尤甚也董子曰正
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若以利心而為廉豈
有識者所為哉況誠明明誠之論尤為失當利進而害

退又曰明而誠者乎末言孟子緩而孔子急果何所據云爾學術不正莫甚於斯是豈可以為訓

范文公祭尹師魯文云為學之初時文方麗子師何人獨有古意衆莫子知子特弗移是非乃定英俊乃隨聖朝之文與唐等夷繫子之功多士所推而歐公師魯却不及此意何也

尚書堯典正義曰釋訓云鬼之為言歸也鄉飲酒義云春之為言蠢也然則釋訓之例有以聲相近而求其義

者釐治工官皆以聲近為訓他皆倣此類例也

大歲三百六十六日小歲三百五十五日則一歲所餘
無十日此堯典正義之文大歲小歲字前人未有用者
詩家用字漢拔用赤幟荊公作漢旗紅伯成子高押作
伯成高本集七言廿一卷

三代忠質文之說劉公是以為不然本雜集著中三代
同道論此說甚正此論有三第二論同此意雜著中說
多偏文字亦有佳處

天官籩人朝事之籩𩺰鮐魚鱠注云𩺰者牒生魚為齋也鮐者於糗室中糗乾之出於江淮鱠者析乾之出於東海正義曰經文鮐鱠二者魚在於中明二物皆魚與雲土夢玄纖縞文同史記天官書曰論其書傳故其占騷凌雜米鹽正義曰米鹽細碎也此必古來有此語非以米鹽比細碎也雖然小雅曰王事靡盬鄭箋云鹽固也靡盬不堅固也愚意恐不然米靡聲同假借而用如事之為士也蒯之為言鞠也盬與鹽字相近非鹽訛為

鹽則鹽訛為鹽大抵皆言細碎也詩曰王事靡盬反聲
字若作鹽則不可讀以此求之史記鹽字必誤

歐公作謝希深銘其末有曰昔太史公世稱其文善以
多為少今予不能此語可為作銘者之法但以多為少
固難以少為多尤難退之銘子厚士窮乃見節義一段
與歐公薛真孺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之說此非二公筆
力不可能也

陳止齋銘中有曰薛寺正見公於仙巖問其所安止齋

曰毋不敬薛曰比叅倚如何公始釋然歸心薛氏故其
祭寺正之文曰我昔自喜壁立倚天見兄海潭忽若墜
淵海潭即仙巖也以此觀二公之學有可想見者今人
師友無此問亦無此答矣

歐公為黃夢升銘舉其祭乃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
電激雷震忽止聞然滅沒此與次雲先生所謂吾文如
雨有則流溢四壑無時一點也無一等才力也

唐人失鶴詩曰西風吹失九臯禽一片閒雲萬里心此

兩句甚佳碧落有情應悵望青天無路可追尋青天碧
落如何分別愚意以為若作日遠對天高則當日遠者
言彼乍去猶未覺日稍久後當亦不忘我也初來白雪
翎猶短欲去丹砂頂漸深長有不盡之意華表柱頭留
語後更無消息到如今華表一句却大有病若以為前
日在此留語乎則與出處意不合不然則是既失之後
曾來一番又去乎題中又無此意思謂改作解作令威
歸語否方可言其他日更無歸來否今去許時未有消

息也如此語稍圓留以俟精於詩者商之

阜陵勅選德殿洪野處作記而陳止齋又有代周益公作一篇豈益公所進不用久而再命洪耶洪記中亦云不命諸賢而以命臣或是如此野處所作得內中文字體止齋一篇首尾皆要着題故先一行便云不增苑囿中間又以詩書所說射文發明欲見選德本意然阜陵既明言不專習射見羣臣閱奏看經史皆在此則引用射事似太局矣只是書生認題目常法兼末後云以堯

舜授受而可以為湯武豈不曰阜陵受高廟之禪今欲習武而事為湯武之事亦是就上幹歸題意愚亦疑其太謏謏但就此一句評量則是堯舜不能為湯武之事湯武又優於堯舜乎已自礙理況欲體貼為工則愈差矣野處只是宏博體製却覺稍大體但中間抑唐太宗而獨稱宣宗武宗此又大窒礙宣宗武宗猶勝於太宗乎縱當時面對之間阜陵或有此語亦當委曲敷奏以為未當況筆入記中乎偶尋二作與兒輩言之因記於

此未知作者以為如何雖前輩尊老之作不當輕議然
論文要到盡處不容不如此商確退之曰古書雖正而
未至者猶欲別白之況文乎

鶴山贈奕棊羅五星詩云少年不識棊但見剝剝啄啄
更相圍有人指授予衝關奪角劫復持少年不識星但
見膈膈膊膊還如棊亦有告予者縮羸伏見元有期七
年五谿讀書暇時把二事相悅怡久之剗然悟是間有
數人不知三百六十一棊子此是乾策藏其奇萬有一

千五百二十星若以三十六乘之乘之既盡除坤策恰與棊數無參差此理極精密歸後不復思羅生挾二長過我瀘之湄恍如著我五谿上欲與之語無間時此須靜觀乃有得而我家住山西生揣我何時歸按此詩所引者易也乾策二百一十有六坤策百四十有四合乾坤之策為三百六十也微星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此於張衡靈憲見之乃易所謂當萬物之數者也即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數以三十六除之則為三十六

者三百二十鶴山先以基數三百六十一去其一謂之
藏其奇則三百六十而已又以微星之數乘以三十六
則除去一萬六百為三百個六十六矣其餘七百二十
又以乾策二百一十六除之又以坤策百四十四除之
則所存者三百六十故謂恰與基數無參差以愚見觀
之不過三百六十而已謂之合當期之日亦可也既以
為極精密又以為剗然悟不知先生何以歎其神妙如
此謾記於此更俟學於鶴山者問之

老泉上歐陽書如曰退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可以復見於當世賢人君子又曰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又曰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又曰道既以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愚嘗反覆誦此數語恐只須換道字作學字未知世之學者有與余同此疑否以為已為人之訓參之謂之學已不可況道乎

范甯注穀梁有周書曰大荒有禱無祀楊士勳疏曰周書者先儒以為仲尼刪尚書之餘今據其書與尚書不

類未知是與非也在襄公二十年論大侵之禮今世未見所謂周書者然則前世之書於今不及見者多矣

孟子曰父子不責善所以有父不教子之說然今人看此語更須究竟到盡處方可父非其人固不足問若父有可學之善必其子知學而有請則可以告之若其識性未明未可語此而強以責之則父為失矣

歆向不同自來以其學問言之向不取左氏而歆力主之此事固然但向之用心於宗國如許而歆末年失節

如此則其稟賦本自不同豈特學問之殊哉雖然學問之殊亦其稟賦之不同者為之也

莊子大宗師所言狝韋氏得之以挈天地至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十三個得字余於本章已解之矣然細思莊子之意中間言日月斗未後言西王母彭祖與傳說其垂示萬世更須具大眼目方看得破不特鼓舞而已若於此看得破則大藏教可束高閣矣戊辰十月十二日偶記於此

天末海門橫北固烟中沙岸似西興此荆公和平甫金
山詩上句指其地下句言其似固為甚佳但李雁湖以
寺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為不及此聯則似未然据此
十字猶勝於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落星寺亦在水
中雖亦可用然論詩却不如比此十字實中有虛虛中
有實正詩筆妙處且如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
水來池陽南康縱有高處可用正亦何嫌

久埋瘴霧看猶濕一取春波洗更鮮此荆公謝丁元珍

送綠石硯詩久霏厚地金聲盡纔着新泉翠色深趙紫
芝古鼎詩句絕相類豈紫芝讀公詩熟不覺似之耶抑

偶合也

荆詩三十五卷
綠石玉當新樣

柳子厚監察使四門助教諸使兼中丞館驛使進奏院
皆就題目援古證今此世間文字常法也可謂典實體
饗軍堂新食堂興州江運則就題目指實其事發明亦
是正當法度獨武功丞一首自邦畿甸服叙起至引用
丞字如左右中丞之類則近俗而無味謂之典實則不

可今之為文不得法者大率有此病末後使令丞與抗
禮在當時極為切當此兩三行却極佳但以韓文藍田
之作觀之則子厚輸籌多矣由前典實諸篇則饗軍堂
模寫燕饗之時自幢牙茸纛而下至禮成樂遍以上宛
然與西都西京賦中間相似精采華艷又如館驛前面
鋪叙其驛若干則有西漢西南夷傳首氣象此皆可以
為法至其游山水諸篇則無遜於藍田矣而又有勝焉
然作文亦看題目游山水題目佳易得好若藍田丞本

無可說被退之如此簸弄真不可及却又當如此看方得若洪野處即官題名則全依倣退之寄人籬下山谷所謂文章切忌隨人後正此戒也

子厚謦家洲戴氏東池一卷皆為偉筆若全義北門非特意淺其辭亦未為精美

徑山無準云圓悟大慧普說示衆甚好然他人猶可得而學至如德山臨濟則皆學不得他是自胸中流出此語極是無準時在徑山今礪山住持允善親聞之

柳子厚南嶽彌陀碑般舟第二碑兩人也韓注不改以
彌陀為日悟以承遠為未詳故彌陀一篇首末不可讀
不思般舟道場之名代宗所賜也名山置大德肅宗朝
事也般舟臺者其徒自號也般舟承遠卒於貞元十八
年般舟日悟卒於貞元二十年法昭因夢而見承遠求
於衡山肖所夢乃從而學所以曰師南嶽大長老有異
德傳教天下法照為國師也由公之訓者公即承遠也
國師必禪宗日悟乃律教事之不同如此註誤甚矣幼

曰弘願惟孝恭者承遠之門人最小者名曰弘願能為其師乞文立石是能盡孝恭者也

承遠碑銘乃呂溫作英華有之韓氏何未

見之

柳集南睢陽碑猶用唐初四六體末一聯云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麒麟閣中即圖之詞可繼如此等語汪龍溪李雲龕更有可稱者不可不知也

公羊解鄭伯克段於鄆曰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注曰如即不如齊人語也詩曰有周不顯即顯也

以如為不如不顯為顯皆古方言如此

論古文者以省字省句為高若過秦論所謂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其間十六字只是一意蓋不如此不足以甚孝公之用意也若以并吞為心是有甚其用心猶在四海之表也今觀始皇既并六國有天下遂築長城限匈奴南取百粵非并吞八荒之心乎

鄉邦俗語即方言也今人簡帖或用之試取朱文公所

用者錄之誠齋東坡以下諸公併記於此

索性

顛頂

儻侗

糊塗

勞攘

呂子約四十八

持擇

陳同父三十六卷

麻啖

斗海

無轉智

捻合

蔡李通合

骨董

江德功書

廝炒

楊子直

廝崖

廖子晦

四襖

黃商伯書

下梢頭

潘叔昌

活絡

黃仁卿書

杜撰扛夯

呂子約

漩渦

呂子約末

打併

呂子約四十八

翻騰

上

折洗

排齣

上

搏量

呂子約

催儻

王子合未殘上晉

郎當

黃仁卿二十九

揣摸

張欽夫二十卷

鈍滯

程正思五十

焦躁

黃子耕五十一

柄櫓

萬正淳
五十一

撈摸

萬正
淳

苗脉

吳伯豐
五十二

次第節拍

姜叔
叔

遏捺

汪長瑞
五十二

攏掇

劉季章
五十三

倒東未西

孫季和
五十四

白撰

項平父
五十四

刮剔

上

點掇

吳宜之
五十四

記當

徐居厚
五十六

意寄

方賓王
五十六

擎拳

作弄
王賓

腔窠

方賓王
五十六

趨得課程

鄭王
五十六

醜差

徐子融
五十六

湊泊

輔漢卿
五十九

千生萬變

杜叔
高

畧綽

潘子
善

襯帖

張元德
六十一

厯落

張元德
說得厯落
六十一

相屬

李通
八十五

錐苟

劉韜仲續
集第四上

間界學問

陳同父
二十八

卒乍

白發

陳丞相
二十五

盤剝

運米王潛
二十六

各別

陳師畫
二十六

私塾

庚子
封事

顏情

戊申
封事

打併

打併人聞名利
心誠齋退休集

鬚鬚

坡詩註
二十四

拉搭

坡詩註上
海市詩

惺惚

放翁詩
第一卷

藍鏡

眼藏保
寧百八

情懂

上
妙喜拈語

拉扱

麼囉

麤慥

大慧
真贊

劈脊婁

上聲大
慧真贊

荔苴

大慧
真贊

擗

劈腮一擗大慧真
贊押客字韻

拍盲

大慧
真贊

鄒搜歛

廉上音
大慧真贊

聒譟

上

壁角落頭

上
壓捺

壓捺朝頭歌子
哥白詩二十二

淡泞

和順之琴者
白詩五十二

嶢崎

格言十六
說五子

坯樸

格言十六
說王通

蒿惱

邵康節詩五言
他人蒿惱人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竹溪厲齋十一葉續集卷

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庶吉士_臣李傳熊

主事_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_臣胡子襄

謄錄監生_臣翟灝

欽定四庫全書

竹溪廬齋十一藁續集卷二十九

宋 林希逸 撰

學記

周禮六官缺其一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足之考工之文
自與五官不同余嘗以此為造物之巧畢竟五官文字
俱同一律考工之文又奇足以此書似造物有意也或
者又曰輪人與人弓人廬人匠人車人梓人此攻木之

工七也築氏治氏鳧氏稟氏段氏桃氏此攻金之工六也函人鮑人韞人韋氏裘氏此攻皮之工五也畫人績人鐘氏筐人慌氏此設色之工五也玉人櫛人雕人矢人磬氏此刮摩之工五也陶人旒人此搏埴之工二也以上共三十一人又五官之中天官則有掌皮司裘地官則有鼓人屨人掌節辨人角人羽人掌染草春官則有典瑞典同磬師鐘師鐻師巾車車僕司常夏官則有射人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繕人藁人服不氏射鳥氏

秋官則有職金柞氏庭氏以上共三十人則是冬官之屬六十未嘗亡也此說亦佳但以文論則考工自是考工周禮自是周禮

淮南原道訓云道橫四維而含陰陽紱宇宙而章三光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厯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與退之送文暢序所謂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同意豈退之本於此乎

抑退之自有所見乎先師樂軒嘗於此序云恐退之只是說得亦未必盡知之也

詩有六義後世不傳者興也然太白王建獨漉歌王建李益促促詞促促曲韓退之水中蒲首句皆為興體何論者前此未及之李益云促促何促促黃河九回曲嫁與棹船郎空牀將影宿不道君心不如石那教妾貌長如玉王建云促促復刺刺水中無魚山無石少年雖嫁不將歸白頭猶着父母衣韓退之云青青水中蒲下有

一雙魚君今上隴去我在與誰居寄語浮萍草相隨我
不如青青水中蒲葉短不出水婦人不下堂行子在萬
里李太白云獨漉水中泥水濁不見月不見月尚可水
深行人沒越鳥從南來胡鷹亦北度我欲彎弓向天射
惜其中道失歸路王建云獨獨漉漉鼠食猫肉鳥日中
鷓露宿黃河水直人心曲又據史記田敬仲傳云松耶
柏耶信建共者客耶蓋其國人以齊王建信客之言致
為秦所滅而遷建於共地松耶柏耶以韻起語興也

朱文公記外祖祝公遺事中間有曰伯舅莘娶張氏其
先以治獄有陰功王宣徽拱辰所傳張佛子者也佛子
二字入之文中今人必以為近於異端文公此言是或
一例也

放翁曰俗人為俗詩佛出救不得此語最佳但何以為
不俗何以為俗此須分別得子細方可下筆今未論他
人子美送王判官扶持還黔中詩云青青竹笋迎船出
白白江魚入饌來兩句下得極佳但不過是用王祥姜

詩婦兩事若無此句法兼非船歸亦未免近俗也至如
珍重六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氣象體面則如何
又如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此語雖似無
奇特却有情味視彼用事而句不工者則大逕庭矣

詩有直述句有得意句須分別得定方可七月三日苦
炎蒸對食暫食還不能已愁夜中自足蝸況乃秋後轉
多蠅此直述句也似於質朴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
急來相仍此是傑句南望青松架遠壑安得赤脚踏層

冰此興句也後四句如此則前四句但見豪壯矣

文無害漢語也史記減宣傳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大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廐丞杜周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如此則無害二字乃當時解事者之稱

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此言煩碎事也若以米鹽為細則不當又言大小矣米鹽事已辨在前卷

晉佛圖澄傳聞鈴聲曰洛度嘗與後村讀此後村曰二字何義也余曰猶今人言落泊爾後村以未有前訓為疑及觀蜀楊儀語費禕曰丞相亡歿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寧當落度如此耶見儀本傳又水心為莫子純母虞夫人墓銘乃有嘆其遲暮落度之語余始以自信銅歷者鬲也鬲與歷音可以借用猶士之為事史記優孟傳

滑稽必方言也否則古語也索隱之註曰滑亂也稽同

也以便捷之人言非若是亂異同也崔浩因楊雄酒箴有鷗夷滑稽之語乃曰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言出口而不已猶注之吐酒也姚察又曰滑稽四字稽音計也以言諧語滑利其智計此三說皆恐未然今人言滑落若欲解說亦可分析為訓其實不然大抵非方言則古意也

司馬子長作東方朔滑稽傳所載事跡甚畧比之漢史十失其九使東方只如子長所傳則何以得名於百世

若此哉豈劉向揚雄之論子長時皆未及見班固則有所依據矣

世說下卷任誕類中以左傳哀公虞殯周勃吹簫樂喪證挽歌不始於田橫其說是也

朱易言象於頤虎曰虞仲翔以坤艮為虎馬融以兌為虎郭璞以兌艮為虎三者異位而同象坤為虎坤交乾也艮為虎寅位也天文尾為虎艮也兌為虎參伐之次也龍德所衝為虎亦兌也易之取象果如是乎獨樂軒

以理言象八卦之外不喜穿鑿曰乾為馬坤為牛而曰牝馬地類此易解坤繇辭也論易象者當以天子為法荆公字說人皆以為穿鑿溪西曰王氏不足為穿鑿許慎說文識字而求義太多是可謂之穿鑿半山未能分別文字何穿鑿為某何以免此病某有三語嘗書諸紳曰無義之理理之真有義之理理之失多義之理理之妄此見高矣哉東方朔傳曰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

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大中大夫後常為郎與枚
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詆諧而已然司馬子長未聞有出
使方外及為守相之事不知何所據而云也

文選七發七啓七命曹子建張景陽末段歸結只諛其
時枚乘欲以至言妙道為斷此見高於張曹惜其所謂
資畧者見焉而未瑩語焉而莫詳悉未免識者所哂孔
老賢觀孟子籌之萬不失一此等句謂之亂道亦可

周益公青城奏劄云

臣

適蒙宣諭天道甚佳因奏自來

敕文例是前期具草無由驟見感格今欲於其中增入四句具述晴霽庶幾四方萬里咸知陛下至誠動天之意恭奉聖訓令添入謹錄進呈如得允當乞令本院一面咨報中書門下省施行所有宣讀致本即更不須改易伏乞睿照十一月十一日奉御寶批依據此則殿廷宣讀本與播告四方本不同非阜陵聖明學士院亦不敢如此具奏今時則譏議隨至矣

洪文安小隱集第四卷載辛次膺辭免新除御史中丞

荅詔不允末云今後除常朝便殿引對外應行事陪位立班從駕及非泛朝謁等並許請假從駕預許請假前未有例此則孝宗優待之也

韓王信叛漢之後其子頽當歸朝得封弓高侯而二孫韓嫣韓說皆入佞幸傳比之鄧通嫣又為太后所怒賜死豈其祖不忠之罪越四世而猶得此報乎

溪西先生鄭漁仲千載豪傑之士也其文超絕自為調度有同叔友兄見宇文樞密二書其一曰厚生天地間

藜藿二十有八年矣樵生二十有四年矣為兒時楚楚
便有脫落流俗志聞君子長者風即規纓矩履不避風
雨一求見馬首而還視閭閻輕薄子可蹴躡數千百輩
若躡秋毫好讀古人書而性真率不求一二記憶憚作
時下文章喜盤詰聲牙風雅古澹易春秋遂邁欲效之
未能也家貧無文籍聞人家有書直造其門求讀不問
其容否讀已則還去住曾不外情寒月一窗殘燈一席
誦讀達旦而喉舌不疲勞纔不讀便覺舌本乾強或掩

卷帷燈就席杜目而坐耳不屬口不謂而心不適人或
呼之再三莫覺春風二三月時兄弟二人手揭飯囊酒
甕貿貿深山中遇奇泉怪石茂林脩竹凡可以可人意
向者即釋然坐卧一觴一詠累月忘歸山林翳薈禽鳥
不知人來爭食揮之不退牧子樵夫抖擻相逢呼之不
就坐即疑為神仙鬼物不敢問姓名晚晚而去或採杞
拾橡澆花種藥隨魚狎獵優游山谷間自得名教中樂
地故夏不葛亦涼冬不裘亦溫腸不飯亦飽頭非累月

不櫛面目衣裘垢膩相重不洗而真粹之地油然禮義足兄弟親戚鄉黨僚友謂為癡為愚為妄不相輩行也而土木形質又好冲介自守不廣交游以求聞達用是見斥於世彌曠宇宙若無所容焉一見閣下便開懷許可推階前盈尺之地與之揚眉吐氣激昂青雲且熟視詳聽了無難色承顏接辭稠款移時布衣受知於此極矣儻犬馬之骨不墜於地當効首領以報故不敢不盡其所能亦不敢不盡道其所不能也厚也樵也嶮崎厯

落可笑人也春言文賦體物瀏亮籠天地於形內挫萬
物於筆端春雲秋月無下手處疑不若屈宋賈馬憑陵
造化灑括風雲所得皆驚邁絕去翰墨蹊徑語出山間
筆歸圖障田夫女子諷道不容口疑不若鮑謝李杜迴
既倒之狂瀾支已頽之岱岳澄世所不能澄裁世所不
能裁千條析理一緒連天捍壁周孔俾申韓楊墨佛老
重足而立疑不若孟荀楊韓天才英俊豪拔不羣朝野
挹其風流人倫推其表燭落筆作文章言語妙天下干

將鏖鄒難與爭鋒如日出冰溶焜耀人耳目若不敢正
視者疑不若王楊盧駱或掉三寸舌抃搏王公或清持
高論收降物議如扣鐘如懸河如玉屑如琴瑟聽之纚
纚令人忘勸疑不若蘇張裴樂練達宏博攬撫古今出
入羲黃驅馳綿邈如經笥如肉譜如五總龜如人物志
如入宗廟中觀禮樂器疑不若遷固歆向經綸韜畧勃
率理窟畫地布棋炭不可犯如入武庫中但見五兵縱
橫疑不若孫吳英衛乃若義分明於霜信行直於絃平

生之言握手入地僅不軼毫髮厚也樵也仇牧荀息其人也利不可回威不可刼義存友道視死如歸瑟瑟英魄與秋霜爭嚴厚也樵也程嬰杵臼其人也仗節奉辭有死無貳直挫魍虎而奪之氣其英姿奮激動人毛髮厚也樵也毛遂藺相如其人也巖巖清峙壁立萬仞精神動天威毅貫日義氣凜凜迫人若有寒色厚也樵也荆軻聶政其人也孤城圍急飛鳥不敢度獨能身質鉄鉞拯危亡於菹醢中壯圖諒節顏蒿華不吾壓使英蕩

之命不委於草莽厚也樵也解揚其人也鐵腸石心銘
忠勒孝身全君父含笑就刑生為萬夫雄死為壯士規
厚也樵也紀信其人也抱松筠之節歲寒不凋堂堂直
道讐惡豺狼若象齒若犀角嶷然有不可奪氣厚也樵
也蘇武其人也膽幹應辨隱有城府寧歛侯之旗斬郅
支之首懸旌萬里揚威昆西何其壯哉厚也樵也陳湯
其人也生不封侯死不廟食非丈夫也勃勃雄飛氣吞
逆敵期以馬革裹尸而後已厚也樵也馬援其人也標

格遼亮灑出物表臺閣生風姦雄斂手砥礪名節慨然
有澄清天下志厚也樵也陳書其人也褰裳赴義擲足
輕生雖白刃礪胷而鋒鉅不頓嘔肝瀝血呼號欲絕天
地聞之無置顏處厚也樵也向雄其人也主憂臣辱主
辱臣死篤存亡之義雖崎嶇晉陽而端冕縫綬臣節愈
恭義血點點模糊御服誠疾風中勁草也厚也樵也嵇
紹其人也張膽厲聲羯首禿色臨刀鋸鼎鑊而顏色益
壯吐志飲墳含糊不絕在今與古盡干一焉厚也樵也

顏杲卿其人也一握義氣劓奸剔邪而其焰萬丈使蜂
毒狼威絕然疑沮而不得逞真可畏人也厚也樵也何
蕃其人也擁疲卒嬰孤墉抗方張不測之虜梗其喉牙
掣其首尾生雖不能報君死當為鬼以厲賊皆裂血面
疊尸遍地古之烈夫也厚也樵也張巡許遠其人也此
志不展則棲遲林野長嘯泉石負耒而鋤破北隴春烟
扣角而歌殘南山夜月一邱一壑一山一雲便作了一
生事下視勢利而胃懷灑灑然者厚也樵也向子平實

孝威其人也然則厚也樵也何也沉寂人也仁勇人也古所謂能死義之士也謂人生天地間一死耳得功而死死無悔得名而死死無悔得義而死死無悔得知已而死死無悔死固非難恨未得死所耳今天子蒙塵蒼生鼎沸典午興亡卜在深源一人厚樵兄弟用提一死以售功售名售義售知己故比見閣下以求其所也王彥章曰人死留名豹死留皮史臣謂其於忠義蓋天性也厚樵自卜其云為雖決絕中庸繩墨非常人行檢柰

天性有不可矯激云其不知者謂為狂生其知者謂為
義士知與不知等不知耳蓋其醞藉在我舒卷惟時生
平用心有獨到處不敢於閣下諱也擁幼君臨大節義
形於色隱然社稷之臣霍光金日磾其師也兼資文武
出入將相勲烈蓋世為中興功臣表冠恂鄧禹其師也
枕戈待旦志梟強敵飛英騰茂競著鞭於中原劉琨祖
逖其師也戮力姦回再造王室名垂竹帛功勒鼎彝郭
子儀李光弼其師也其如毛穎未脫阮途尚窮使霜松

雪檜杞質楠姿摧頽林薄泣露悲風螻蟻害溜荆草雜
陰幾殆於薪芫蘇斃者數矣儻一得題品於大匠手雖
礫硤多節目施之大厦保有棟梁之用惟閣下亮之惟
閣下矜之宇文名粹中復書有云二公之文上則馳騁
前世根本仁義下則遂曉民情旁達吏治知彼知己料
敵人之情偽則又若躬踐敵庭之議殆所謂千萬人之
中無一者也所恨某罪戾放逐無能為二公輕重願以
自愛一言以謝來意夫士言信計行未有不由於知己

者連城之璞三獻而不售明月之珠一顧而按劍豈非輕以示人之所致哉顧二公三思愚言毋忽蓋有勉其自韜晦之意又一書云厚樵生長山野幼不學犂鋤慨然有讀書志胷中便以古人自期每於史冊見一傳而高風凜凜者必讀之再三通即掩卷長思躋仰其為人抃搏氣緊以從之遊若驟若馳及之而後已故厚性清達而規模宏遠慕王導之為人樵性豁蕩而慷慨有節尚慕祖逖之為人今滄海橫流處不安故終夜振衣達

旦不寐跋涉山川蒙犯風雨仗天下安危大計以求見
一時通人為入望所歸而論之與其飢餓蓬蒿中老死
而比屋不聞曷若推心授首於忠義之域俾天地日月
所共知者閣下一時通人用不用為朝廷重輕實人望
所歸也厚兄弟不自疑愚且賤袖所著文凡三進閣下
之門每進而貌愈怡言愈溫情愈密進席促膝移晷而
初情不吝且謂厚樵議論文章皆可人用經綸韜畧緩
急足倚正當求之古人近世未見其比者無何鈞翰左

授辭旨稠委間以自愛一言為誨雖父兄提耳諄諄其
撫憐固不過是迺若器其朽陋而納之前脩軌躅則品
題過情若懷干鈞之璧弗克負荷者昔人有言曰人固
不易知知人亦未易王濟王湛同居三十年不啻若秦
越人相視則知人豈其易哉閣下列筦樞庭為天子大
臣厚樵風塵布衣不在天地一螻螻數當代文伯閣下
實司之厚樵未許藉衙官列閣下出入三朝為時元老
厚樵黃背經生耳且閩蜀相距僅彌萬里遠近之相懸

賢不肖之相懸先進後學之相懸其間可置數百驛舉
烽燧傳呼不相及者何以三見間而分不間毫髮蓋磁
石取鐵以氣相合固不期然而然者今既蠅吞螽測不
逃裁鑒當展盡底裏以俟采芼厚逸邁而癡樵幽邃而
愚厚癡絕樵愚絕厚於風格有領袖於人物有林藪厚
見理如破竹迎刃而解初無留手樵見理如攻堅木終
自劈析稍遲耳厚於文如狂瀾怒濤袞袞不絕樵於文
如懸崖絕壑向之瑟瑟寒人毛骨厚仰慕韓愈如不及

樵下視李白猶常人厚下筆如迅馬歷隴坂終日馳驅而足不頓且無蹶失樵下筆如大匠掄材肚中暗有繩墨每作文文成自不曉其義必求厚為之解說然後胃中了然者厚常曰我弟文章合有神物不然何得迺爾厚失之易得樵而後峻樵失之紛得厚而後理厚得樵而城壁固樵得厚而朱紫分厚真粹之地可容千百輩而峰岨孤峭樵自出厚之右厚應辨多方畧樵遲鈍有隱思厚臨倉卒若素成綽有餘畧樵臨倉卒若暴疾沉

昏徐而圖之了無一塵相累使厚司臺諫則世無豺虎
迹使樵直史苑則地下無冤人智解交鋒氣挫虺虎使
於四方不辱君命則厚優於樵正固幹事不避暮夜能
辛苦其身為紀綱先樵亦優於厚當官正色不畏強禦
則厚優於樵小心事君繾綣朝夕樵亦優於厚至當廟
堂擁幼臨大節而不可奪厚能之樵亦能之斟酌治體
如扁鵲治疾盡見五臟積中短長不出此爾推短論長
於閣下有望焉古者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故蕭何

之於韓信羊祜之於杜預王導之於紀瞻李績之於戴
胄皆相首尾以成功名厚樵生平用心於古人閣下亦
以古人許可幸而犬馬之齒未及桑榆正當戮力周旋
閣下着一鞭於中原使白骨寒灰復然若反掌爾惟閣
下置胃臆而終始之公妙年筆端如此宜宇文之所敬
也然集本少傳莆人猶有不及見者錄此二篇與溪干
諸同舍共之

中興以來詩之大家數惟放翁為最集中篇篇俱好其

間約對諸史諸書搜索殆盡後村已嘗言之余嘗於其
七言律詩中得其警聯有天矯不窮之妙者摘錄而詠
之雖後村亦有品題未盡今錄於此自詠云鐘鼎山林
俱不遂聲名官職兩無多簡章德茂云造物無情吾輩
老古人不死是心傳即事云醉來身外窮通小老去人
間毀譽輕感秋云萬事從初聊復爾百年強半欲何之
得京書云百年未必如炊久萬事真須作夢看蕭山云
功名姑付未來劫詩酒何孤見在身感秋云世味掃除

和蠟盡生涯零落併錐空幽居云哀極睡魔殊有力愁
多酒聖欲無功病起云志士淒涼閑處老名花零落雨
中看早春池上云一官空作讀書崇五斗不供沽酒資
述懷云大鵬境界織塵裏曠劫年光掣電中乞祠久未
報云得閑要及身安日到死應無睡足時及感憤云出
處有心終有愧聖賢無命亦無成蝸廬云為生草草僧
行脚到處悠悠客泛槎自笑云老氣醉中猶跌宕閑身
夢裏亦消搖幽居三首云流年不貸人皆老造物無私

我自窮又云交朋散落歡娛少憂患侵凌志氣衰覽鏡
云三萬里天供醉眼二千年事入愁歌寓歎云幻世界
中均起滅太虛空裏孰究親閑戶云安樂本因無事得
功名常忌有心求沽棗西酒小酌云從曠劫來俱有死
出青天外始無愁醉後莊門望西南諸山云百年只是
夢長短一醉且隨家有無早秋云謀身自拙窮無鬼閑
戶長閑睡有魔秋思云未死皆為閑日月無求儘有醉
工夫老學庵云名譽不如心自肯文辭終與道相妨夜

坐云風寧可繫功名誤日不能黏歲月遷作夢云驃騎
向來求作佛淮南末路望登僊世間妄想何窮盡輸與
山翁一醉眠讀書云飽識二三千歲事已為七十四年
人朝飢示子聿云外物不移方是學俗人猶愛未為詩
示友云尚嘲孟顓遲成佛那計辛毗不作公昨非云老
狐五百生前錯孤鶴三千歲後歸讀史云功名多向窮
中立禍患常從巧處生枕上云月色橫分窻一半秋聲
正在樹中間明日復理夢中意作云客從謝事歸時散

詩到無人愛處工
寓歎云潛消暗換人誰在小
醉閒眠
我自竒初夏閑居云功名會上元須福生死津頭正要
頑對酒云榮枯一枕春來夢聚散千山雨後雲溪上云
看雲舒卷了窮達見月虧盈知死生山房云身遊與世
相忘地詩到令人不愛時閑中偶詠云不識狐書那是
博尚分鸛料敢言高初夏雜興云百年等是一枯塚四
海應無兩放翁對酒作云飲酒豪如卷白波遣愁難似
塞黃河多聞只解為身累後死空令見事多酒後快意

步至湖塘云古人亦自逢時少吾輩何疑忤俗多書歎
云窮居自是長年術魔境常為定力資新堤行飯云詩
酒消磨無事日功名分付未來身悲秋云四海一身常
落魄十年萬事苦差池舟中戲書云英雄到底是癡絕
富貴但能妨醉眠夏日云三千界內人人錯七十年來
念念非村居云造物與閒仍與健鄉人知老不知年家
風云四海交情殘夢裏一生心事斷編中

溪西筆力甚高其作夾漈聽泉記曰去溪西遺民夾漈

草堂之枕六七步許有前日不聞夜聞深夜猶聞夜之
聞也作不聞靜聞靜之聞也有適莫不聞無適莫聞故
覺莫不聞而夢或聞覺與之情其聲之形夢與之然其
聲之天此數語可謂奇絕又言覺與之情其聲之形則
曰經於怪石之境阻龜者孟者齒者咽者室者堵者級
者箔者復於老樹根之為龍為蛇為人為禽為蓄為指
為股為矛為繩為飛翔跣足之勢者故能去而復來下
而復上沒於此而出於彼盤而吸暈而泗明珠靡靡玉

柱珊珊千態萬狀無所不有其或滯於輕沙落葉乍停
乍決或冒於紅蕖芳蓀一俯一仰雖長松蕭騷風雨啾
嘈落葉析戍空谷噫鳴莫得而渾互也亦極其模寫之
妙可與子厚游山水記並觀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三十

宋 林希逸 撰

學記

陸象山為王荊公祠堂記意以孔孟而下斯道之微陵夷數千載公能卓然有見於斯義而前脩譏議之者皆未公也其首曰裕陵初得公問唐太宗何如主公對曰陛下每事當以堯舜為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為未盡合

法度裕陵曰卿可為責難於君然朕自視歛然恐無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自是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則曰有以助朕勿惜盡言又曰須督責朕使大有為又曰天生峻明之才可以覆庇生民義當與之戮力若虛損歲月是自棄也秦漢以下南面之君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魯魯公曰聖知如此安石殺身以報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相與各欲致

其義耳為君則自欲盡君道為臣則自欲盡臣道非相
為賜也秦漢而下當涂之士亦嘗有知義者矣後之好
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惜哉
公之學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負斯志不足以究斯義
而卒以蔽斯義也昭陵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析
弊端枝葉扶疎往往切當然覈其綱領則曰當今之法
度不合乎先王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義而卒以自蔽
者固見於此矣其告裕陵益無異旨勉其君以法堯舜

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為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為未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又曰典禮爵刑莫非天理洪範九疇帝實錫之古所謂憲章法度典則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謂法度者豈其然乎獻納未幾裕陵出諫慌疎與公評之至簡易之說曰今未可為簡易脩立法度乃所以為簡易也熙寧之政病於是矣釋此弗論尚何以費辭於其建置之末哉又曰大學不傳古道榛塞其來已久隨世而

就功名者淵源又類出於老氏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師
尊裁籍以輔其質者行於天下隨其分量有所補益然
而不究其義不能大有為其於當世之弊有不能正
則依違其間稍加潤飾以幸無禍公方恥斯世不為唐
虞其肯安於是乎蔽於其末而不究其義世之君子未
嘗不與公同而犯害則異者彼依違其間而公取必焉
故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
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

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此本朝一大公案也象山之言有關於學問未知晦翁東萊曾見此記否其文甚富摘其大旨如此留俟來者商確之

正字方先生諱翥字次雲老父之友也真千載豪傑之士其詩雄放如太白法度如子美向有集本今其家微甚此本不存莆人無有記其一聯者獨後村時相與諷詠之今取古律絕句錄而傳之庶使同志友朋知有前

輩風度

羽儀潔白如自脩風雨晦冥那失曉沙頭鷗鳥不馴熟
雪裏鷺絲太孤皎山寒夜半落葉深閉門垂簾俚重衾
聞難而起竟何事我老看書不入心久無鬪志形如木
世上癡兒能舍肉白雞之肉不可食無勞斷尾亦為福
山僧窮獨老無妻想見愛養如嬰兒得地羽毛愈應好
天年全得山中老

家有白雞蓄之三年矣馴熟可愛謙
之讀書山中一日相過偶道菴僧所

闕遂送謙
之以遺之

吟詩夜半霜月白胡床夢作乘槎客醉中八月捉玉兔
手撼桂枝鳴策策風吹天河銀浪高月邊星宿相周遭
五色機頭索雲錦天孫一笑顏如桃天河下接武陵溪
重覓仙源路却迷五更波上回煙棹半空飛雨落淒淒
羽衣稚子雙瞳方伴我清江老嚴光落日還收釣筒去
蘆風起處暮天長

次韻時瑞見寄

雲昏雨暗黃蘆渚沙磧風高人斷渡一葉扁舟忽下來
落日還收釣筒去收盡沙頭白鳥飛蒹葭暮雪滿蓑衣

千門萬戶擁被卧獨釣寒波人未歸

跋漁村晚景
瀟湘夜雨圖

去年雪暗江南路日暮踟躕無宿處今年坐見故園春
梅花已過桃花新東臯薄田纔數畝依方旋造逡巡酒
嗣宗痛飲是吾師萬事否臧勿掛口循環三百真超忽
誰向空濛問巢窟愚癡聰慧一冥冥不如且進杯中物
除夜寄謙之

生犀百萬環帳立漏聲未殘楚聲急拔山男子心轉柔
夜倚芙蓉秋露泣帳中別酒苦如茶不是嬋娟害霸圖

鄭人憤死愁雲氣
呂氏田頭見老夫
漢宮三萬六千日
得意蛾眉亦陳迹
至今一曲唱虞姬
恨草搖搖向春碧

虞美人

策筇山下路未省
盡幽尋回首見桑柘
始知墟落深與

鄭

國叔司
法山行

暗雨落漫漫山中五月寒
大江渾不覺溪壑有驚湍

無題

樹連平野濶深夜易高風
星月迷濛外乾坤鼓蕩中
山

窻寒未白宿炭曉能紅
抱被論詩句長長與子同

再過
幾先

姪齋
中

又見增年齒謀身事事非時難逢歲餘日暖換春衣新
莽姦猶在懷王殞未歸中原久離絕感節淚頻揮元日

山寒一杯酒歲晚兩窮人

和鄭處易
溪邊贈別

可惜聽泉夜還當殘月時

游石泉

畫出陽關已斷腸那堪真別更淒涼癡人刻水方求劍

一息舟行過夜郎

讀易

蕩蕩春風野老家欲尋蹤跡隔煙霞洞中攜出小桃核

種作碧雲千樹花乾

雨過前村湖水平魚頭戢戢逐波生隣家籃裏收雞子

昨夜分明報五更元

洛邑舟中萬里均舟車白浪與紅塵微掀衣角涼生面

不是清風動白蘋亨

江上柴門照夕陽牧童蓑笠下牛羊明朝依舊山前路

溪北溪南花草香利

牛背穩如千斛舟斜烟細雨任遨遊春風草綠江南岸

祇見輕寒不見牛貞

鄧侯牽挽政難留六十年來亦倦游至竟眼高無俗韻
不因人喚始回頭次韻鄭漢仲講書

茅簷寂寞住人稀落日逢迎宿酒旗夢覺五更山月上
溪邊人語釣船移宿釣溪

老僧方丈倚雲巖窟東公私百不堪雖有此泉無此耳

留君旬日駐征驂過華嚴謁陳季若同年

星光如月映長空驚起愁眠夜向中殘暑不妨欺枕簟

隔窻鳴葉是西風

立秋

無端正踏江南路暮雪蕭騷滿客衣

隔屋青燈一點明卧聽簷雨落三更無因作得還鄉夢

門外兒童爆竹聲

癸酉冬赴部除
夜宿信州客舍

來時雪片楊花落今見楊花作雪飛獨立暮江心似醉

羨他一葉釣船歸

臨安江上

大江東接海漫漫海氣江風吹雨寒纔出國門三十里

便成回首望長安

離武林

且泥流沙青犢車
葱葱佳氣滿城閭
白頭不解家人語

狂學司空城旦書

讀老子

兒女歡喜羅酒漿
夜深笑語火爐傍
如何去歲聽風雪

身在江南夢故鄉

甲戌除夕

淡蕩光風尋戶牖
迷濛宿霧淨園林
春深燕子來無數

雨後桃花落不禁

病起

宿命須同一洞天
相逢孰處故依然
不知墮落青衫底

何日塵泥是了緣

送虞仲房監倉歸臨安

上書北闕妨何事笑殺孤寒孟浩然

同前

天寒古寺往來希門掩柴爐晝共圍
細雨無聲潛自落
開簾時復見霏霏

陣陣山風遞雨來夜深飄損滿庭梅
未應一等成搖落

知有人家花未開

宿尊勝庵二
首呈謙之

斷崖日夕自撞春未近先看氣象雄
萬壑不停雷隱隱

一川長覺雨濛濛

百丈瀑

學得天文夜睡遲雲籠月照恨星稀
而今病眼都無力

猶向簷邊認紫微

紫微

遠山馬首尚相隨
近岸迎人勢却迴
鸚鵡食殘松子落

虹霓飲過水聲來

再至北鄉幹
歸路中作

雞犬還家自識村
重營生理長兒孫
時平戰地逢華屋
歲久他鄉是故園
別後塵埃如我老
歸來耆舊幾人存

鴈行疇昔從游者
莫話凋零恐斷魂

謂蔡立兄

出戶春光刮眼明
遠雲遲日慶初晴
偶來傍樹尋梅子

時聽新蟬葉底聲

出戶

江山入眼昔無殊只有人事堪嗟歎權門雜沓行苞苴
屠兒販客紆青朱梵儀膜拜參浮屠癡兒嬌子不識書
淫坊博塞為歡娛金章下堂揖老胥老胥分庭抗士儒
身裹道衣臂佛珠歲時入謁何易于羊肩斗酒清而腴
酬酢偃蹇以字呼官家赤子元何辜一毫枉直憑青蚨
十八年前此事無作詩一笑君應呼

此詩無題末段數語如此必當時有

所憤激而作
今世亦然

文字以渾正為本如范文正嚴子陵祠堂記濂溪愛蓮

說伊川易傳叙李泰伯袁州州學記此固不可揜者穆伯長尹師魯以古文為倡在歐曾蘇王之先嚴潔雅正而後人不甚傳誦者豈非精神風采有未備乎二公專慕韓柳終未及之

荀子富國篇云墨子之言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一歲而再獲獲讀之然

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

量也記曰獻
米者操量鼓

然後輦菜百

疎以澤量然後六畜禽獸一切而剗車鼃鼃魚鱉鰭鱣

以時別一而成羣然後飛鳥鳬鴈若烟海然後昆蟲萬

物生間

生其間也

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

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也

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患也特墨

子之私憂過計也此段之文可謂奇絕

溪西上皇帝書曰臣本山林之人入山之初結茆之日

其心苦矣其志遠矣欲讀古今之書欲通百家之學欲

討六藝之文而為羽翼如此一生則無遺恨忽忽三十年不與人問流通事所以古今之書稍經耳目百家之學粗識門庭惟著述之功百不償一不圖晚景獲見太平雖松筠之節不改歲寒而葵藿之心難忘日下共惟皇帝陛下誠格上下孝通神明以天縱之聖以日新之德君臣道合一言而致中興自書契以來未之聞也臣竊見兵火之餘文物無幾陛下留心聖學篤意斯文擢用儒臣典司東觀臣伏覩秘書省歲歲求書之勤臣雖

在草萊亦欲及茲時効尺寸顧臣究心於此殆有年矣
今天下圖書若有若無在朝在野臣雖不一一見之而
皆知其名數所在獨恨無力抄致姑能紀記之耳謹搜
盡東南之遺書古今之圖譜以及上代之鼎彝與四
海之銘碣遺編缺簡各有彛倫天篆梵書亦為釐正於
是提四百卷自作之書徒步二千里來趨闕下欲以纖
塵而裨嵩華欲以涓流而益滄海者也念臣窮困之極
而寸陰未嘗虛度風晨雪夜執筆不休厨無烟火而誦

聲不絕積日積月一簣不虧十年為經旨之學以其所得者作書考作書辨訛作詩傳作詩辨妄作春秋考作諸經序作刊繆正俗跋三年為禮樂之學以其所得者作謚法作運祀議作鄉飲禮作鄉飲駁議作系聲樂府三年為文字之學以其所得者作象類書作字始連環作續汗簡作石鼓文作梵書論作分音之韻五六年為天文地理之學為魚蟲草木之學為方書之學以天文地理之所得者作春秋地名作百川源委圖作春秋列

國圖作分野紀作大象畧以蟲魚草木之所得者作爾雅志作詩名物志作本草成書作本草外類以方書之所得者作鸛頂方作食鑑作採治錄作畏惡錄八九年為討論之學為圖譜之學為亡書之學以討論之所得者作羣書會紀作校讎備論作目書正訛以圖譜之所得者作圖書志作圖譜有無記作氏族源以亡書之所得者作求書闕記作求書外記作集古系時錄作集古系地錄此皆已成之書也其未成之書在禮樂則有器

服圖在文字則有字書有音讀之書在天文則有天文志在地理則有郡縣遷革志在魚蟲草木則有動植志在圖譜則有氏族志在亡書則有亡書備載三二年間可以就緒如詞章之文論說之集雖多不得而與焉奈秋先蒲柳景逼桑榆兄弟淪亡子姓亦殤惟餘老身形影相弔若一旦倏先朝露則此書與此身併填溝壑不惟有負於平生亦有負於聖時謹繕寫十八部百四十卷恭詣檢院投進其餘卷帙稍多恐勞聖覽萬一臣之

書有可採望賜睿旨許臣料理餘書續當上進微臣遭遇文明之世寧無奮發之情使臣得展盡底蘊然後鵠歸蕙帳孤止首丘庶幾履陛下之地食陛下之粟不辜陛下之一民也公之諸書今散失已盡余僅得十一二種觀此可以見其所著書是亦天地間一奇事也

溪西云重莫重於二典舜典至姚興時始出凡江左諸儒不得覩其書焉古莫古於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三墳至近代始出於民間凡往代諸儒並不得覩其文焉如

我之懷矣自貽伊阻今詩雄雉之言也而晉時為逸詩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俾勿壞今書大禹謨之言也而晉
時為逸書似此類極多應知古書前代不得而有反出
於後世甚多以晉志較漢志凡漢以前之書漢志不得
而有反出於隋志者多矣以國家崇文總目史館書目
較之民間之藏凡奇圖異書民間所有而國家所無者

亦多民間如吳氏西齋書目

一卷唐人
吳兢家藏

新集書目

一卷
唐人

蔣氏家藏已上二目並見

荊州田家書目

六卷興化方
郎中陳運使

家有之

古今書目

四十卷

沈氏墨野堂書目

二卷

祁氏藏書目

二卷

梁山書堂目錄

四卷已上興化方家有之

沈諫議書目

三卷

李正議

書目

三卷 簾金堂書目

三卷已上漳浦吳家有之

六一居士目錄

福州余氏

有之 萬卷樓書目

三卷 望壺書目

三卷已上興化二方家藏

此皆官所無

民間所有也

溪西有詩云昨夜西風到漢軍塞鴻不敢傳慙慙幾山
哀草連天見何處悲茹異地聞犬馬有心雖許國草茅
無路可酬君微臣一縷申胥淚不落秦庭落暮雲其題

曰建炎初秋不得北狩消息作公時為士人而忠憤如此後來虞丞相以此詩薦公遂召對

溪西曰字有大小只有二體故許慎之書凡萬字無一有三從者如森字𣎵字似有三從然森乃從木從林𣎵乃從水從𣎵如此二字既不得為三從則他可知矣王氏未能如此所以可笑如同字從日莫保切從口王氏則

曰從日從二從口衆字從目從𠂔王氏則曰從目從三

人甚者如冬字從夊從

音冰

王氏則曰從八從彡從重

入以冰為重入尚可論字乎

溪西曰說字要如畫卦爻為三陽為乾三陰為坤以坤承乾為否以乾承坤為泰以乾坤相錯為未濟以坤乾相錯為既濟由是轉錯相承則六十四卦可成矣若陰陽各一爻不能生息安得成三爻而為乾坤若皆着在一處不能轉動則安能變移而成六十四卦某之說字亦如此使字不麗乎紙而能使之橫斜曲折反轉走動如陰陽家撥沙經然今以一之文論之

起於一從一為一

音

而委蛇為人

音

斜一為ノ

房必切

反

ノ為ノ

音

曲一為厂

音

反厂為丁

音

轉丁為し

隱音

反し

為上

音

侈丁為乙

乙音

曲乙兩端為冂

音

轉冂為口

犯切

側口為匚

音

反匚為匚

音

階冂為几

音

引一而勾之為

側

乙

音

轉乙為弓

了音

引一而繞合之正圓為○

音

微方為

口

音

○以反轉無異勢自一至圓起機之義備矣一

社

音

與一並生一變至圓九十八文又合二體而變之疊

為二並為八

音

互為入

音

串為十向為八合為入之類

積而起之生生成文至於無窮一與一並生而一獨孤者蓋卜不可引不可屈曲故孤溪西之意以文自一起凡十八變成十八文亦猶易之十有八變也

劉向作列女傳其言某人作詩者十與序同者二載馳許穆夫人也渭陽秦康公也其小異者二行露無指名而有申女許嫁於鄆迎不以禮之說汝墳但言行役而有周南大夫受命平水土之說此猶可也乃若大乖異者則有六馬柏舟仁人不遇也而向以為衛宣夫人所

作茱萸婦人樂有子也而向以為宋女之夫有惡疾誓不改志而其母作之燕燕送歸妾也而向以為慈姑之定姜送其亡子之婦碩人美莊姜也而向以為莊姜有冶容淫心傅姆作此以防未然式微則曰傅姆與夫人更相問答大車則曰息國夫人有生離地上豈若死并地下之言此其說與序猶冰炭黑白也至於二子乘舟雖以為極壽而又不言作詩之由然則三百篇之詩雖火於秦出於漢而諸儒傳之其說各有互異使小序果

出於子夏自孔門而下果有之則向在衛宏之前號為博極羣書不應未之見而又為異論也況衛宏之學出於毛公毛公在西都已為河間獻王博士其詩必有傳者何為向亦見之由此而言則此序非惟不出於子夏亦未必出於毛公今人但知有衛宏之序不復考之諸書故信之而不疑非溪西艾軒二先生未有具此眼者也

行露之詩列女傳以為申女許嫁於酆酆人迎之不以

禮誓不肯行故作此據向此言召南有申國又有鄧國
一國之外其為國必多以申鄧之見於所傳而推其所
不及傳者則知二南之詩諸國之詩也皆以為為文王
而作可乎

趙次公註杜詩用工極深其自序云余喜本朝孫覺華
老之說謂杜子美詩無兩字無來處又王直方立之之
說謂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老杜詩因留功
十年注此詩稍盡其詩乃知非特兩字如此耳往往一

字緊切必有來處皆從萬卷中來至其思致之妙體格之多非唯一時人所不能及而古人亦有未到焉者若論其所謂來處則句中有字有語有勢有事凡四種兩字而下為三字而上為語擬似依倚為勢事則或專用或借用或直用或翻用或用其意不在字語中於專用之外又有展用有倒用有抽摘參合而用則李善所謂文雖出彼而意殊不以文害也又至用方言之穩熟用當日之事實者又有用事之祖有用事之孫何謂祖其

始出者是也何謂孫雖事有祖出而後人有先拈用或用之別有所主而變化不同即為孫矣杜公詩句皆有馬世之注解者謬引旁似遺落佳處固多矣至於只見後人重用重說處而不知本始是謂無祖其所經後人先捻用并已變化而但引祖出是謂不知末捨祖而取孫又至於字語明熟混成如自己出則杜公所謂水中著鹽不飲不知者蓋言非讀書之多不能知覺尤世之注解者弗悟也次公所注杜公詩誤者正之遺者補之

且原其弟因明其旨趣與夫表出其新意未見則闕之以俟博聞疑則論而弗泥以俟明識其間所言來處有四種與夫專用借用直用翻用或用其意而不在字語專用之外又有展用倒用拈摘參合而用凡八個用字觀此知公之用心苦矣惜此板在蜀兵火之後今亡矣予嘗及見於杜丞相子大理正家京中書肆已無有前兩行有男虎錄者是

西軒陳先生已有諸賦見有前集今又得其贊銘數首

如六牛銘其一純白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無惻
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故曰人無有不善
水無有不下其二半黑前著草數叢曰赤子之心其發
未遽據操舍而言則得失豈但相半其三純黑一童子
向後牽之曰牛山之木斧斤濯濯人見其濯濯也以爲
未嘗有材此豈山之性也哉其四回頭前半白曰富歲
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子弟未變於初耳是以聖人
善其改過其五露地純白曰白雪之白白玉亦爾惟人

與牛稟受則異其六純白水邊啗草田間有穫者有收
遺秉者曰天位乎上地位乎下由盡已之性至於盡人
盡物之性則能參天地之化又有王審權昆齋銘曰白
白黑黑人弗汝親以黑為白不可語人孰知其白而守
其黑鳥巢於叢人寄於公有友有朋有兵有戎市井同
文安危同仁三禽一角是謂玄德學古齋曰於何疑於
稽古於何畔道於征利於何相畏於朋友竹庵贊曰不
汲富貴似介不矜才知似怠不畏強禦似驕不容俗子

似隘谷堂贊曰谷堂峩峩叢林望之如備頭陀至若驚世鼓索琵琶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邪調度皆不凡愛翫不可夫惜其集不傳遂錄於此前六半記向在番陽得之一友以為監簿鄭穀叔所作誤也

洪野處作夷堅志序記王質景文之作曰志怪之書甚夥至鄱陽夷堅之志出則盡超之矣予平生所嗜畧類洪公始讀左傳史記漢書稍得其記事之法而無所施因志怪發之又曰世以徐鉉好志怪而今存者多其

客蒯生欺之豈可以蒯生盡待天下之士蓋有之矣亦在夫決擇之者審也傳聞云者置之而余所自遇者小孤夢神君瞿唐峽夢公孫子陽雲安夢張益德甚白寤寐云者亦置之而余所親覩者王淵亭見龍彭澤舟中見蛤蜊菩薩像永興道中見道人嚼草成蠟甚著則致諸人者胡可以弗信也景文之書謂之夷堅別志筆力如此信不減洪公宜乎公得之而喜也洪公記此時景文已沒臭味之相契亦如歐公之得廖生矣

春秋用周正始於左氏先師樂軒嘗云古人作長歷自
晉以來推算閏餘皆與諸歷合不知何處過了此兩月
止齋又有夏時冠周月之說尤為鶻突不知周以建子
為正即周禮所謂正歲也十有一月初未嘗改即尚書
太甲元祀十有二月之文可證正月始和則建寅月也
正歲者以十一月為歲首也商亦然漢初仍秦以十月
為歲首此尤明白先師三傳正已言之特人未見爾

東坡詩有甚奇者如無錫道中水車翻翻聯聯銜尾鴉

犖犖确确蛻骨蛇分畦翠浪走雲陣刺水綠鍼抽稻牙
洞庭五月欲飛砍鼉鳴窟中如打衙天公不見老翁泣
喚取阿香推雷車此篇筆法豈可及而前此未有人拈
出者

東坡之文人皆知敬之而公之詩猶有妙處尤長於叙
事即其文法也且如黃鶴樓詩叙其舊聞曰黃鶴樓前
月滿川抱關老卒飢不眠夜聞三人笑語言羽衣著屐
響空山非鬼非人意其仙石扉三扣聲清圓洞中鏗鉉

落門關縹緲入石如飛煙雞鳴月落風馭還迎拜稽首
願執鞭汝非其人骨腥膻黃金乞得重莫肩持歸包裹
弊席氈夜穿茆屋光射天里閭來觀已變遷似石非石
鈇非鈇或取而有衆忿喧訟歸有司今幾年無功暴得
喜欲顛神人戲汝真可憐願君為攷然不然此語可信
馮公傳此事見於章炳文搜神秘覽終篇敘述無一長
語況李公擇以此樓求詩公不詠樓獨以馮京當世所
傳者作一篇如此其調度自是英傑豈他人所及哉

東坡書焦山論長老壁云法師住焦山而實未嘗住我
來輒問師法師了無語法師非無語不知所答故君看
頭與足本是安冠屨譬如長鬣人不以長為苦一旦或
人問每睡安所措歸來被上下一夜著無處展轉遂達
晨意欲盡鑷去此言雖鄙淺故自有深趣持此問法師
法師一笑許此說人皆知之等閒拈出作此偈語多少
奇特此是坡仙游戲三昧試為拈出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三十